



文
粹

和
338
12



文粹卷第六十八

吳興 姚鉉 纂

新錢文
有殉葬

銘三 總九首銘陰附

宰輔

唐丞相道遙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公

墓誌銘 權德輿

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

杜牧

利
291
12



節制

唐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

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

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權德輿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

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

河南元公墓誌銘白居易

唐丞相逍遙公韋公墓誌銘并序 張說

唐故中書令逍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

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

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皋聰明先覺博

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

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橐籥之冲虛播朱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

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溫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

開哲悞驚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

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篲一作履登朝濫觴宰邑

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

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

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厯政三十有餘其閒累有謗及官因

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尊德閑邪身

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

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己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訐謔皇極功格天

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

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若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

池之野擇逍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一作帝之謀

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為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

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

黃門而卽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啟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總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恆在春秋六十有六邁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諡曰某一作孝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恆濟夫儻然在疚靡所寘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闕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厯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峩峩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啟封帶礪傳嗣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齋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泥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眾昏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滄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闔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躓輔星昏霾天子涕涕追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士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

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
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
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公相立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
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
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
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
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
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
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
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
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
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人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
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
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祭京兆少尹護喪龍
旗輜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
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萬死之中
登諸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關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
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
人祖襲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
文二登科甲三甲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
至於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
敘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穿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
大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
經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

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凶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
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
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滅復行公計
果令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
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
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總有平勃之勳伊攝之霍立之
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
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
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
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體以虛
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
鐘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為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
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
公而歿今則耐焉嗣子發不堅繫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

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敘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
容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消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廟謨智
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
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
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
萬方是荷聖皇在闈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
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
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

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不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
月辛未啟手足紆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
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

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閒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
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愨皇中散
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
卿恆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總中餼之
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
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立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
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
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
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征
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
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
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
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眞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
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

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
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
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
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總己摺紳瞻仰者凡
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聞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
之化泄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輿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
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旣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
啟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洒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怨
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爲
時龜龍公所樞祝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
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燄不
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
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觴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儁人結轍在
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囊鄉耆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

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蔭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摧剝相視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

此立室

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并序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變和樞極文武致用實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司空今皇帝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建議深切漢元帝為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琰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仁恕極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靜褐衣危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為尚書郎亞尹北

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涖居最大厯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
貞師于梁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烜然光明進參六職節
制襄峴載會兵車撫征淮右徵詣行宮真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
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總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
愷悌清靜於是膺審象之寄贊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
坤之說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
說曰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粥亮時化故其撫
封也不尚禁厲不施瞰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
四鄰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
騰財成造化宗工儁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輝涵泳
無際藹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
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聳善虛己求天下之才博
聞強識通天下之志斯不可及已所著梁懷王傳碑先君子碑陳
祖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閱達邁乎羣倫撰海內華夷圖

及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篇貢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
以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絕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爲巨禱死生爲天
理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禱壽堂自爲終制隕然委化以啟手足
雖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
孫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
常寺協律郎早天次子隣太子司議郎少子喙京兆府參軍事馴
行孝謹號咷毀瘠奉二尊裳帷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銘
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清時外總方國埽除螟螣入
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飀風叩若華鐘
偉材閎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初清明紀號永貞維
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旬逮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
兮闕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傳不忘本兮公之素笳簫啟路
歸此壤樹嗚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僧孺字思黯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為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為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諱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襄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

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但求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其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齎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

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
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
史敬宗卽位與武士旼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
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
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閒以疾辭乃以鄂岳
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尙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
問民疾苦皆曰城土疏惡歲輸簾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
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卽除去冗長用公
私錢陶埴甃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卽位加吏部尙書明年急
徵拜兵部尙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
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
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
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之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
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

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
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二十
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尙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奏公獨曰西
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郡西上平涼坂
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
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
責於夷狄且有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
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
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志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
除檢校司空畱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
疾良已思一面敘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
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彝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
禮詔曰精金古器用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
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

文粹卷之六十一
十一
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卽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隄
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
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
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畱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
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
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
不畱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爲宰相時事
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公實以其月十九日節
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
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
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
長史天下人爲公授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
事今天子卽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
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

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
敬慎未嘗不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
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
有言機利克迫必鈇劓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
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
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
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
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
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
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
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
清德可服人但過恡官財與人無一豪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
毀澹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
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

文粹卷之六十一
十一

士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修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
以己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
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
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沒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
史次曰叢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
舊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惜次女
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
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
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既譌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沔幽以燭明曠以雨濡以
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
德老鉅傑魁壘孰爲忌畏譜去南海不校不辨牽復顯大百行渾
圓鄰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

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
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細縑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
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勞以亞丞相得
顯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
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
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玄衮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
器勳猷備其贊書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莫州之
廨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
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
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
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衛卿臨洮軍

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怱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覆露生而歧疑深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肅端明溫重固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濟京師有司擢上第參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合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合爲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師之拊循如良庖之無肯綮翳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卽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蝻蝗爲災絜齋蔬菲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莓莓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合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用榦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

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淫于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學犖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頽之絮帛大歉則振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

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既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劍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几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需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惴款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為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焉茹荼雪泣祇服不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生極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為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攄馨香以識冥冥

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履來宅便蕃渥命焜耀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徠蕩定勇略昭宣燮和

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為齊斧廓開稔沴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郊穀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參差輅葆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

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

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排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畱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祕書省校書

郎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
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畱
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
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
等八十八家寃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名名其
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
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御史死其柩乘傳入郵郵
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
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
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柰何咸不
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
者乘其便相噪噉坐公專逞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
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
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

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
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
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答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
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
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
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
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送詔使導呵麾鞭有見
血者路闕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
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
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
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
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凶年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
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

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膺翼以六年七月十二日耐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臬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

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文粹卷弟六十八

文粹卷六十九

吳興 姚鉉 纂

銘四 總一十二首 誄表述附

庶官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愈

牧守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文粹卷之六十一

呂衡州誄 柳宗元

左黃州表 元結

陸欽州述 李翱

賢宰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

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

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于永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簿祖承肩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疑右武衛錄事參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為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鄂縣尉登朝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

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為戶部左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為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為兵部侍郎在途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今司徒岐公為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開一歲轉吏部尚書總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心竦意倚以為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為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為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休蘇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鉤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桔橈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美使郡自為理得以蠲乏用補庸亡府無私焉四履之內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導彼輕僇率

文粹卷之六十一

二

循教化皆有聲詩揭于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滯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爲奸牢盆以私幣貨寢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析秋豪而已哉其爲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切劘奏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埽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介言職業雖康寧宴閒之不若君子以爲難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爲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爲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盍簪絲桐博奕談笑嗚噓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型四方以謨明弘濟爲己任而績

用未究斯吾君所以當宁流歎而眾君子失聲怛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潁州刺史勺洎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妹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不幸彫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謹有馴行嗣子繼京兆府參軍飾躬彊學幼子紵編皆以門蔭在仕紹繼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託故不得讓焉銘曰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慶祉兮天官冢卿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特達視所履兮表率二邦鰥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羣才命邁已兮緱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旣以疾免吏部侍郎請湜曰死能令

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尙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震業光眾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舛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姑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尙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非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

是任爲身恥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眾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眾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眾責之賊懼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遷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旱糴鬻倖臣之銚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闕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忘以爲枕殮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章

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痾此四方維
聖有文乖微歲干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
先生而合巨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唵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
歸柰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并序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之
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
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
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旣廢天下
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
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
律各異雅鄭之音亦襍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
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

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
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歛習舒徐相尙
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
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
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
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
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
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
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
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
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
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
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

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
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爾
適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耐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
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閣而銘
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
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
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
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
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
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閒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
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
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勺爇勞晝
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

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
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
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
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眾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
其所斯益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
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
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
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窆太原郭
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

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
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
大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
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
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
太學助教為太學博士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不離太學祖曰
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媪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
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
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
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
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
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
四尺者先生墓邪

唐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皋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為著姓
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時節
將兼本道使藉君高名表為蔚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
君乃詐死扶親涉江既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
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
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厯元年
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二嗚呼識者慟哭聞
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
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
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
張歿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
其聲望人倫其瘁乎君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
韓評君曰可以為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為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
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

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祕書少監悼賢也華因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為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為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并序

韓愈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其天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按嘉靖本有已乎元賓四字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并序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諱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滄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

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
法於他州此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
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
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
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
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
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
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謂強笑語以
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
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
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
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
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
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才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

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
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
文學辭章必不能以効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
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
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
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
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
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
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
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呂衡州誄

柳宗元

惟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

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戍不飲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于南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

齊怒妖蠶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唯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卓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賡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糾佞肅邪諂諛具畏遷理道民服休嘉恩疏若暱惕邇如遐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邦我黍之華旣字其畜亦執其麻磬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旣成

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
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唯昔舉善盜奔
于鄰今我興仁化為齊人唯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
足邦思其弼人戴唯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
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
賙賓客恒是懸磬逮茲易簣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
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
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
謚王都諸生羣吏尙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
不渝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
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

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
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
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
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
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
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
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
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欽州述

李翱

吳郡陸儵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
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
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
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注膏
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

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頓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頓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其德行亦未必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矣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李華

惟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彫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飭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哀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耐于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

婚仕爲念受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
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
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
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
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旣孤之後
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
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
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肩鑰牆藩之禁達生齊
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
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顛氣中古
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
世而羔鴈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
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咏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
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塞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

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
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
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
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醞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
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
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文粹卷弟六十九

文粹卷第七十

三十一

玉山

文粹卷第七十

銘五 總七首 版文 諫表 坊

吳興 姚鉉 纂

命婦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

陶母墳版文 舒元興

隱居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 李華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韓愈

文粹卷第七十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豪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應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施于其家難甚吏治又况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啟封備服以疇時勳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瞻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卽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一作研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爲監察御史次女爲比邱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始封榮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爲拾遺也夫人進封榮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

而巳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睦弟妹以悌聞發自
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
豐絜家祀傳爲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
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
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
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
爲母時府君旣歿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
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閒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旣第判入等授祕
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阼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
十八人而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
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
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
非夫人恂孜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
教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賜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

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疏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悅疏
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
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
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
冰常以正詞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
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檟
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
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
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
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推
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
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
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
居易不佞辱與夫人之幼子積爲執友故聆夫人之美最熟積泣

血號慕哀動他人託爲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
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觀
夫人之墓使悍妻和隤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陶母墳版文并序

舒元興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
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閒有觸命舐教磨去法用
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
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
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
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
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
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閒有秦吳
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

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
化成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
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
風可以卓往赫來爲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
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爲鄰後
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祇一作社自汝南
仕蜀爲尙書令其後蜀爲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
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剖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爲郡長
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爲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
拜太平爲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蒙爲黎州長史

護督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爲本州司馬卽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
方慶好道不樂爲仕得墨子五行祕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
爲郡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迴早卒君卽迴之第
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己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
迨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
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
而信汎愛眾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
高從仕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
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
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爲政也奚其爲
爲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山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
成邱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莓莓黍稷漠漠汶陽之稼
如雲矣春日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嘗乘肩輿省
農時饋田峻刑以肅墮悅以勞動若孫吳之用兵鷺鳥之搏擊也

卓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惓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
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衣食帶刀劔椎
埋胠篋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
何從之也遂頓浮窳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恥將欲效君
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
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
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
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迫于我君作者五人矣
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
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
答子路之問者豈我君之徒歟縣縣羅網冥冥高鴻趨竹竿穆
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遠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
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含道以制嗜慾
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

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誠曰啟予手啟予足我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邱壟吾將庶幾以奉先人之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亥月載踰卜兆時吉始啟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謹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旂鼎氤氳挺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稿勤孰爲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

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豪傑公河目海口欽頤虎顏性英雄而志尙玄默羣書祕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者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眾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爲西南大豪而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厯云微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

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舜與禹合天下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餘年幽厲板蕩天紀亂也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縻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靈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罔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邱之遺壤兮

德先生誄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

曰與古誰倫可選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思宓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邱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萇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僉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德甫余將疇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三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

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
器疏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
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爲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
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知命是達怡神爲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
以道此非爵乎富我以德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爲仕我有信
順自天祐之我有正直神之聽之謂天蓋高亦旣知矣謂神蓋幽
亦旣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爲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
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
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
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
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
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
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之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

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
沈落光耀官闕式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
披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徵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
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文粹卷第七十

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 姚鉉 纂

記一總一十二首到難增

古跡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陵廟

女媧陵記 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等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水石巖穴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小印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到難周夔

外物

醉鄉記 王績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麻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尙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己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指搗徐傅其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

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肩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僣神不忒故八其陣

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尊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獺狢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於豪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

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邱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曠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

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肝鬢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邱之金精龍劔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邱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楮者余謂媯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

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箠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劔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鉤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閨壺之內外正眾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贊幣宜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厯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

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既歿諸劉將西扶葬洛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眾而邇安有捨邇眾而歸邈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籌以當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人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緡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緡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耄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巾中成坎窞窅窅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渭為其後洩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鉤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磽确外為寰宇敞無垠塹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

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
紫葢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
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
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向伺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
涸於有隋兆我皇唐之在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
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割趾句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
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
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
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涎滌以下澄汗虛隨其佳氣蕩
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脰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舍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鴈
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縛重樓天矯以縈映
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澁澁凝煙吐靄泛羽游鱗斐郁

郁以閒麗謐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
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被禊則就
絜乎芳止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
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於上空
砰鞀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馳藹敷俞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
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
不動微波以寧熒熒亭亭瑞見祥形其或淫涵以情泛覽無斃則
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覲其棲神育靈興善懲惡
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
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
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舍和厚生蠲
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

靈輿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
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
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至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
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
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
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立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
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
之何也眾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
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
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
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

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
僦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
五年閒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
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印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
神人者有纈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剗如劒戟者又有如虬
如鳳若踈若動將翔將踊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
晦之夕洞穴開瞪若欲雲歎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
麗之日巖粵霽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
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覩縷簇縮盡在其
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嘗與
公追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閒乎將胚渾凝結偶
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
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
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

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
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景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
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景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
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
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小印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印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
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
爲嵒爲巖青樹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
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
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
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
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
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
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
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
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
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
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
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
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
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
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裔水浮溟波陸上青山
或時晝短宿在林壑繇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崖
卷束勢合如屋孱顏百閒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僂躅羽容霓
色霏遶瑤扇加以上戴霄峰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
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有雲於朝日乳枝凝斷而磬落松籟疏風
而琴續不書其奇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夔古同出野夫
樵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漠無主龜山
挹玉堂之會瑤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邪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
聞於聚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
昭德門之裔也宰於滇陽蟹筐范綏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
日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絕壑形渠渠
忽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谿飲水稍稍神定噫
乎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爲之賦廣言磅
礴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不得獨豪矣大凡人閒踟東難有

閒日瞻彼石室嗣予之到者誰邪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
君長文時爲南郡曹掾手持密轄杳在蓮府緬昔泉石俱爲逸人
張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浮雲也今日煙霞
林壑思同甚難故礪室琢壁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
次將遲京兆之游些

京兆韋長文上谷侯著河南史傑清河崔存慶存範蘭陵蕭及上
谷侯從直清河張君爽張甫釋澄雅智捷明則成文後一月琢石
又一月儒釋侶十四人同游立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邱陵阪險其
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
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
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
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

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邱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淳寂也如是今余將游焉故為之記

文粹卷第七十一

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 姚鉉 簞

記二總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睦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文粹卷第七十一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閒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案不賞爵案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尊俎之前有兵有刑有

挺有刃有斧鉞有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啟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甄道以監之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

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
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組
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
起天子負斧展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
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得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
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
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
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
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
得專寓於南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
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
則我賓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誼譁狼藉其態萬變
向之霜棱盡爲涕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
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入直

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鳴
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
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
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
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
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琅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
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
果以寓直省院爲歎迺議於中丞中丞深樂之卽持啟於中丞曰
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爲之豈直柏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
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卽詔度支
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
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
乎我是以得規制爲之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
易大京兆院合三院爲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

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
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
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闕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
南廊架南北為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
廡蟠迴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欂栌棊麗而不
華門牕戶牖華而不侈名木修篁奇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簫
以至于几案筆硯簾幌茵榻果邊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
走馬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
參謁入吾門將祇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階闈之嚴固不俟戒而自
肅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
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
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
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帝作大明宮將二
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

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摺紳觀者命為御史北
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
遺事哉某備于僚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
題中丞雜事泊三院至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為一時之盛事
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
所繫不惟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
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於朝瞻
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
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
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
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
朝臣唐虞高尙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凌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恆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勳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尙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敘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

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寃滯蹈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匄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矜凶人之豪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尙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恟生人哉

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
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尙書左丞張
公爲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
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
老罕云遇此盛矣二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
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
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
位員之數辭尙體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
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
十日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睦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
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
上至中司鶚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

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眾所嚴憚
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
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
煩簡則殊而舉直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
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
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
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尙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名用諸
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寢劇國家紀律昭明官
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啟事賦祿
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
次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
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

抵膺是命者多士必屬耳目焉以其公私能否之間不可遏也以
事之委會吏之奇衰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闕略守或
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
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槩姿材邁乎羣倫
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
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心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
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讎受祿者不
誣恢恢然投其虛而銑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
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
而舉事任春秋邱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
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按周禮至監祠二十唐
六字從全唐文補入

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
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
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
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
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
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
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
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
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
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鍾鼓笙
竽琴瑟戛擊之樂龔篋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盥洗俎豆醜
尊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
而衛者咸列數其實設筆扑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
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

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祕書郎四人從六品嘗分掌四部書以甲乙景丁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祕書魏晉之際祕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

相為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一作功而登館殿一作朝請含章筮仕多在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為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

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祕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與

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厯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污蠹洩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背施陰關使眾如一附離之際無迹可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讎校既精白黑彬彬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

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祁祁不遑不嬉庶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警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志云

問國庠記

舒元興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歐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售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土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惑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

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化爲廢地久爲官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几榻有苔草沒地子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頽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能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暇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而弛邪至

羸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
濬其源而後一作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
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
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
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
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郊廟臬夏逆首殛
潞姦帥拔魏世家比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澗無波兵器可
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
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
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
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
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文粹卷第七十二

文粹卷第七十三

吳興 姚鉉 纂

記三 總一十二首述地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總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滂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合廳壁記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總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丕冒與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千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總授節分闡撫安餘眾且理于鄆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汙俗人既沐浴咸以絜清物無天傷各遂性命不化不林林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眾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為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阜隸耳故義聲一呼厥眾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為順不可與為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

咨者訪耄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喻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為總管府亦為都督府而蔣曹戴濮兗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為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罔率訓典改易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兼勾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為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遭殘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厯元和紀號己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馬總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為吳興郡其野星紀其藪具區其貢橘柚織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

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祕祕子眾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楮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謨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謹正也劉員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頤大夫作塘貯水漑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弈葉之勳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惺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陟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旣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卽摩漢其通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郛褻萊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總兩家之說俶落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勸竦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

華陽山人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鬻分土艱政益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勢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齮然而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彊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旣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葺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鉛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絀而苦終優以恬昔民數數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旣來徭稅先具污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繪公來幾時

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未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紀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邱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始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胷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茲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其難乎予也魯安知其他即命坊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隸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敕額外也自今請非詔敕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準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爲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斲事葬相傳送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噍蠹棺槨歸然者有棺槨分圻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鯨寡惇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

史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柩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柩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柩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之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柩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今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目覩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濤

毗巢虐池之二年濤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礫凹凸相糝雜視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

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骸者揜明年春夏
熟冬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
有解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解署焉則物得以
營帑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塹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
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
李僕射為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潘不敢讓勞其基
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鑾輿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
克宮闕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玄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
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鄆陵之役韓厥為司馬雞澤
之會魏絳為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
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

將軍不常置四夷背誕皆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
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建置不
同時方戰爭眾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
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眾軍司馬之
官不專武事廢為州吏員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
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
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
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
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
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
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為之淮南
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
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
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饒獨師律既和軍容丕肅

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綏之
則恭淮南之眾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猿臂虬鬚以恩
撫之則順淮南之地提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
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
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
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旅則境不危堂
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眾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
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絜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
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
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
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
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
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
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

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
居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爲
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敘之于
壁云大麻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總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定邦
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
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
非閱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
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
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
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
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
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今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

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閒俾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

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閒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筐韞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

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季冉復生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儂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剗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沈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至邑佐發斂盛賑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廢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庭內閒閒似密與蒲余旣堙厄

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旣接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鏡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蒞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啟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爲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

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
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繁而上簿
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
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有
之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
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爲人尙也如此則主司
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
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
司士盡在形之國卽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士主工
今武未大成務尙繁刑未大措獄尙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
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僚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
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
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
踐一作賦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

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
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
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
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
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文粹卷第七十三

文粹卷七十四

記四 總一十七首

吳興 姚鉉 養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廬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衛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馮宿

燕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河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虢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晏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乎高齋清池其所以晏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晏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實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積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執鍾鼓之繁喧雖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局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萊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眾木花坼岸鋪島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透迤樂魚時翻飄蘂雪飛泝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乎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甍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埽林蒨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寒帷凭軒倚楹瑤階如

銀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
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
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
和貴而居之可謂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
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
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
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
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合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
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
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
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峰曰香鑪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閒
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
成三閒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
暑也敞南費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
白礧階用石繫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
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
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
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積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
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乎地臺南有方池倍
乎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
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
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
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道堂北五步據層崖
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
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
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
巖巖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
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
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尙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
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
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
聊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
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
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尙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
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
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
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公朗
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閩達志遐遠舍和而不假修推誠
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雜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
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
不知冠冕之在己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
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麻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
南求其志也材不斷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
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
前有芳樹珍卉嬋娟修竹隔闔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
而出始若人閒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
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

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奚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為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鍤錫身被纓纒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之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遊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墮實窪窅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

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駿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養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推智者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燠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采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骸外飾文采不能動且榮而必慊其病躁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亂門外淒淒而寒者室內彤彤而熱者

其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
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椳桷破者爲雷削者爲障曰者爲樞篋者
爲纏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圻
壤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燄燄
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外寂寥虛闕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
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
室之寒燠反是果爲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
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
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
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齋
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
則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

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
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
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
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
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卽羣迷爲正覺捨
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
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
異上人焉

書宣州壘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屏
亦雄眴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廡之勳慊在筵
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峰揉雲雙波吃風暑以澄曉黛
頻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概舉爾覩
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

至越活筵走奏榻彙呼去族謀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憚而敦嚮之
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
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閒小亭如
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
所謂越諫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
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
然也嚮既舉概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
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總而有諸則我無許
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壘
嶂之命為宜至於欄干躡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
之則縷將煩於概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
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覲緬而不發乘險者帖齋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
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踏故狎弄杯觴沈溺翹檠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絮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遠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脫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
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翹檠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淇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

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合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贖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
勤故公濟未期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
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峰亭之游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屆佛
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
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來之眾簿書鞅
掌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颺颺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
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
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
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
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
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
勝概繇亘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
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軍興賊寇壓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

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
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
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于石而附
諸地志焉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
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
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榘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
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
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
之其邱曰俟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時之道也其石谷曰
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
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
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

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
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
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
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
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
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嶺嶺猿所家魚龍所宮極幽
遐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
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
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
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
員千里棋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導其氣其土

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
事脊罰以勸之賦合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逸亡
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姦
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溲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徭於是乎幽
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岷蒙其惠繇是
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雲谿而卽焉白沙如浮流波環
之前有大野緜雲繚以萬峰後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
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芟
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
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于霄浮
軒瞰流峩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
輪奐之美銛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
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透迤以中貫飛梁天矯而對起紫桂
翠篁辛荑木蘭碧枚丹實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繁葉振蕩落英飄

文粹卷十四
十一
文出
飄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
之石嶙峋乎玉容葳蕤乎瑤芳眾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初宜
以白蘋閒之紅蕖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綵舟
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
樂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爲
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廢置偕
矧頊之爲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
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咏歌
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
購武夫之羨功塵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
觀咨其勗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
將浮淝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
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
誼云

穎亭記

陳寬

穎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按北字下隅疑有奪譌
予升之見穎水直北劈地而來若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
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峰而來崒屹不得進躡蹠卻
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
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
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合不德主未聞惠人
未蒙仁止未幾而遽以麻覽爲懷乎按此下疑有奪譌予聞之甚羞而以
爲不聞也夫陽翟自穎陽達許昌皆漢郡穎川屬是乃吾土也予
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
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
爭請名之穎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殺酒緩進
旣揖旣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
敏樹亭以釣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

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員前相國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埠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濇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

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指之以危峰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紐狀螯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算而未之言也二公旣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曰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境清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彌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眞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尙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憩之乎遂偕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躡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雍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

之功畢二之日圻壤之備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巨以中豁
飛翼翼而四翥東西南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頰壤而垂
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迴
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
底閱雲岑乎波裏熿熿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
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睎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
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
常於斯加以平疇開闢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
亭而眾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
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
公方覲也邑人相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
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
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
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

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
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
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
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徵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
事粗述其旨始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
寮亦以次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
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
輿敲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
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蹠股交時環行睥目
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疏林洄
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
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

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
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龍齒覲未嘗知此豈天墜
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
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
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
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
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
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
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
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
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
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

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
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仰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
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衡藪澤之大自公退食游焉息焉圖書在左
翰墨在右鳴琴洋洋亦有旨酒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
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
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
上棟下宇無彫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
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
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泊搖落之時則俯顙氣於軒檻
見火之流矣值巖凝之節則棲同雲於肩闔見雪之紛矣政成頌
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四時四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
亭焉予自巴邱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
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豪以志之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
閒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
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
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雲澹
河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露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
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溼寒塘草月
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
豪釐閒也他稱是者眾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
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
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
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
筆先生貌于郢之亭每有觀型之志亭在荆四年榮陽鄭公誠刺
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責則先生之貌縱視矣
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然亭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廝走

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今改爲孟亭日休時在宴因
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
貴況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
一朝而去百祀謂開元至今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
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文粹卷第七十四

十二